朱子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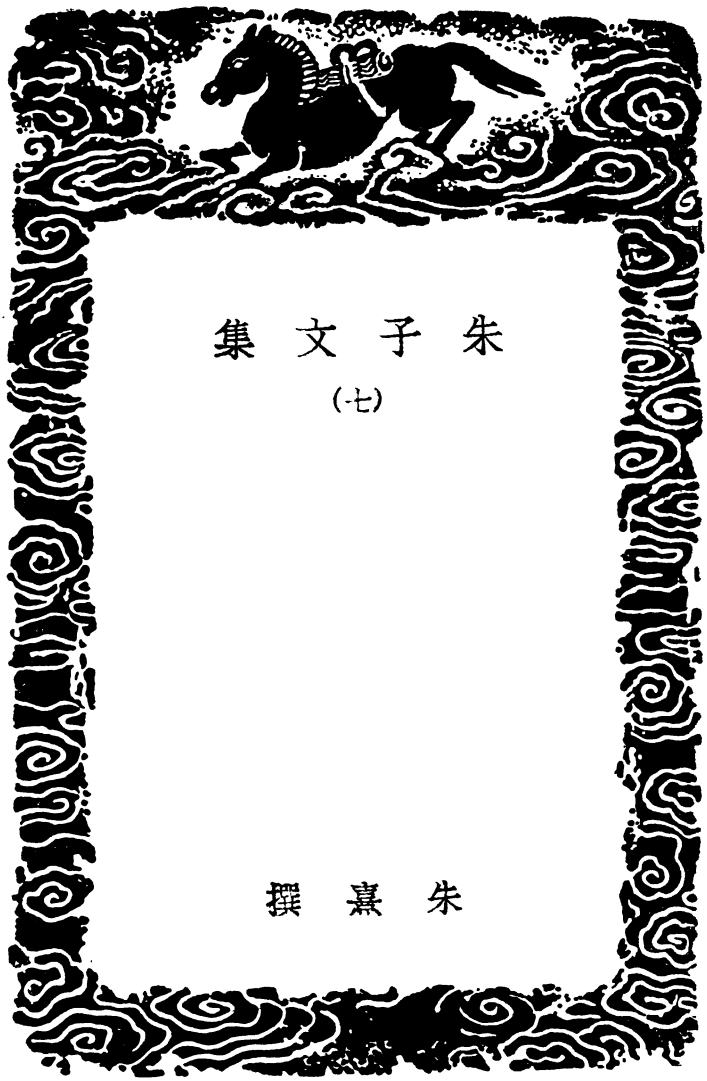
七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朱子文集

(七)

朱熹撰

朱子文集卷之十一

序

送李伯諫序

國家建立學校之官。徧於郡國。蓋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此其德意可謂厚矣。然學不素明。法不素備。選用乎上者。以科目詞藝爲足以得人。受任乎下者。以規繩課試爲足以盡職。蓋在上者。不知所以爲人師之德。而在下者。不知所以爲人師之道。是以學校之官。雖徧天下。而游其閒者。不過以追時好。取世資爲事。至於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則寂乎其未有聞也。是豈國家所爲立學教人之本意哉。吾友李君伯諫。敦潔好修。篤志問學。其於古之大學所以修己治人之道。講之熟矣。今也受命於朝。而將掌教於蘄之學。吾知其所以爲盡職者。其必有異於世俗之爲矣。然伯諫方且歛然自以不足乎人師之德爲憂。而辱顧於予以爲問。惟予言之淺陋。固已無足陳者。抑自其與伯諫游而講於斯也。亦三年矣。凡持守之要。玩索之端。巨細精麤。蓋已無所不論。今使之言。其又何以加此。然有一焉。主敬致知。摧驕破吝。謹之於細微雜亂之域。而養之於虛閒靜一之中。是則雖屢言之。而豈患乎其瀆哉。感伯諫下問之勤。不能默默。因敍前說而幷書之。祖行之朝。奉以爲別。伯

諫行乎哉。今而後聞靳之士。其有慨然興起於學而明乎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者。是則伯諫之德之修之驗也夫。

詩集傳序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謂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浸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

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過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猶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柰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性情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書。

劉甥瑾字序

古之君子。學以爲己。非求人之知也。故從師親友。以求先王之道。心思口講而躬行之。既自得於己矣。而謙虛晦默。若無有焉。今之人則反是。是以譬之古之君子。如抱美玉而深藏不市。後之人則以石爲玉。而又衒之也。劉氏甥瑾。自其先大父大夫公而予之名矣。將冠。以其父命來求字。予字之曰懷甫。告之以古人之意。瑾也勉旃。毋以石爲玉。而又衒之也。朱熹仲晦父書。

謝監廟文集序

故監西嶽廟謝君綽中者。建之政和人也。熹先君子太史公。尉政和時。以公事行鄉落閒。聞田舍中有誦書聲。屬耳頗異。亟下車入其舍。則一少年書生。方對案危坐。吟諷自若。先君子前揖問讀何書。生起對曰。儀禮也。是時士方專治王氏學。非三經字說、日錄、老、莊之書不讀。而生之業乃如此。先君子固已奇之。引坐與語。酬應敏給。使出其文。詞氣亦不凡。近問其姓名。則曰謝姓譽名綽中字也。先君子大喜。即與俱歸。日授以經史百家之言。而勉其業之所未至。未幾。記誦益廣。文字益工。先君子益歎重之。遂中紹興二年進士第。調主邵武之泰寧簿。歸領祠官。年四十六以卒。先君子蓋深惜之。君性耿介。與世俗多不合。而居家極孝友。既得官。即盡以先疇奉其兄娶妻得田自隨。一旦亦舉而歸之。還自泰寧。自以不能隨俗俯仰。慨然願就閒秩。以便親養。然君之所以自許。與先君子所以期君者。蓋未嘗不以經綸之業爲言也。則其志豈自以爲止於此而已哉。君歿之年。先君子亦棄諸孤。後四十三年。而君之子東卿。乃以君之遺文一編。過熹於武夷精舍。熹讀其書。得其志。既歎君之不幸。又念先君子之門人賓客如君者。蓋無幾人。今亦無復存者。而熹與東卿又皆伉拙不偶。不能有以成其先人之志。相與太息流涕久之。既而東卿請序其文。遂書其本末如此。君平生爲文甚多。東卿未能讀。父書而孤。故其所得止於此。其閒又多舛繆脫落。不敢輒改。懼失其眞。覽者詳焉可也。淳熙乙巳四月既望。新安朱熹序。

贈周道士序

清江道士周君。抱琴來訪。屬余有功衰之戚。不得聽其抑按。然視其貌。接其言。知其所志有深於是者。豈

歐陽子所謂理身如理琴正聲不可干以邪者耶於其行也書此以贈之君還江西有問余者以此示之淳熙乙巳冬晦翁書

三先生論事錄序

昔顧子敦嘗爲人言欲就山間與程正叔讀通典十年世之以是病先生之學者蓋不獨今日也夫法度不正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仁義無所措仁義無所措則聖人之用息矣先生之學固非求子敦之知者而爲先生之徒者吾懼子敦之言遂得行於其閒因取先生兄弟與橫渠相與講明法度者錄之篇首而集其平居議論附之目曰三先生論事錄夫豈以爲有補於先生之學顧其所自警者不得不然耳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知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閒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浸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

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聖賢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復沈涸。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眞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

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眞矣然而尙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說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中旣爲定著章句一篇以竢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辨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豐清敏遺事後序

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其詞約而旨微矣而孟子論其所取之意乃直以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者言之非其深造默識有以得乎聖人之心孰能知其所說之如此而有志之士欲有爲於此世者又豈可以不察乎此而先立其本哉然自聖賢旣遠道學不明士大夫不知用心於內以立

贈徐端叔命序

世以人生年月日時所值支干納音推知其人吉凶壽夭窮達者其術雖若淺近然學之者亦往往不能造其精微蓋天地所以生物之機不越乎陰陽五行而已其屈伸消息錯綜變化固已不可勝窮而物之所賦賢愚貴賤之不同特昏明厚薄毫釐之差耳而可易知其說哉徐君嘗爲儒則嘗知是說矣其用志之密微而言之多中也固宜世之君子儻一過而問焉豈惟足以信徐君之術而振業之亦足以知夫得於有生之初者其賦與分量固已如是富貴榮顯固非貪慕所得致而貧賤禍患固非巧力所可辭也直道而行致命遂志一變末俗以復古人忠厚廉恥之餘風則或徐君之助也雖然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天壽固不貳矣必修身以俟之乃可以立命徐君其亦謹其所以言者哉紹興壬午十月九日新安仲晦朱熹書

楚辭集註序

右楚辭集註八卷今所校定其第錄如上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曉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爲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爲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爲訓然皆生於繾綣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惟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冷眦拗喉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

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閒爲訓解者尙五六家又有僧道騭者能爲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驗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並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之閒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閒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覆嗟歎詠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强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爲抑鬱而不得伸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予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據舊編麤加讎校定爲集註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悕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楚辭後語目錄序

右楚辭後語目錄以晁氏所集錄續變二書刊補定著凡五十二篇晁氏之爲此書固主於辭而亦不得不兼於義今因其舊則其考於辭也宜益精而擇於義也當益嚴矣此余之所以兢兢而不得不致其謹也蓋屈子者窮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詞也故今所欲取而使繼之者必其出於幽憂窮蹙怨慕淒涼之意乃爲得其餘韻而宏衍鉅麗之觀懽愉快適之語宜不得而與焉至論其等則又必以無心而冥會者爲貴其或有是則雖遠且賤猶將汲而進之一有意於求似則雖迫眞如揚、柳亦不得已而取之耳若

其義則首篇所著荀卿子之言指意深切詞調鏗鏘君人者誠能使人朝夕諷誦不離於其側如衛武公之抑戒則所以入耳而著心者豈但廣庾細旃明師勸誦之益而已哉此固余之所爲眷眷而不能忘者若高唐神女李姬洛神之屬其詞若不可廢而皆棄不錄則以義裁之而斷其爲禮法之罪人也高唐卒章雖有恩萬方憂國害開聖賢輔不逮之云亦屠兒之禮佛倡家之讀禮耳幾何其不爲獻笑之資而何諷一之有哉其息夫躬柳宗元之不棄則鼂氏已言之矣至於揚雄則未有議其罪者而余獨以爲是其失節亦蔡琰之儔耳然琰猶知愧而自訟若雄則反詘前哲以自文宜又不得與琰比矣今皆取之豈不以夫琰之母子無絕道而於雄則欲因反騷而著蘇氏洪氏之貶詞以明天下之大戒也陶翁之詞鼂氏以爲中和之發於此不類特以其爲古賦之流而取之是也抑以其自謂眷臣恥事二姓而言則其意亦不爲不悲矣序列於此又何疑焉至於終篇特著張夫子呂與叔之言蓋又以告夫游藝之及此者使知學之有本而反求之則文章有不足爲者矣其餘微文碎義又各附見於本篇此不暇悉著云

中庸集解序

中庸之書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矣孔子之孫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焉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眞也於是推本所傳之意質以所聞之言更相反覆作爲此書孟子之徒實受其說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漢之諸儒雖或掇誦然既雜乎傳記之間而莫之貴又莫有能明其所傳之意者至唐李翺始知尊信其書爲之論說然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又雜乎佛老而言

之則亦異於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傳矣至於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於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於天下然明道不及爲書今世所傳陳忠肅公之所序者乃藍田呂氏所著之別本也伊川雖嘗自言中庸今已成書然亦不傳於學者或以問於和靖尹公則曰先生自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二夫子於此既皆無書故今所傳特出於門人記平居問答之辭而門人之說行於世者惟呂氏游氏楊氏侯氏爲有成書若橫渠先生若謝氏尹氏則亦或記其語之及此者耳又皆別自爲編或頗雜出他記蓋學者欲觀其聚而不可得固不能有以考其異而會其同也熹之友會稽石君墨子重乃始集而次之合爲一書以便觀覽名曰中庸集解復第其錄如右而屬熹序之熹惟聖門傳授之微旨見於此篇者諸先生言之詳矣熹之淺陋蓋有行思坐誦沒世窮年而不得其所以言者尚何敢措一辭於其間然嘗竊謂秦漢以來聖學不傳儒者惟知章句訓詁之爲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歸至於近世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則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爲陋矣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爲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於脫略章句陵籍訓詁坐談空妙展轉相迷而其爲患反有甚於前日之爲陋者嗚呼是豈古昔聖賢相傳之本意與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以望於後人者哉熹誠不敏私竊懼焉故因子重之書特以此言題其篇首以告夫同志之讀此書者使之毋跂於高無騖於奇必沈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戒懼乎不睹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柔厭飫眞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則爲有以眞得其傳而無徒誦坐談之弊矣抑子重之爲此書

采掇無遺。條理不紊。分章雖因衆說。然去取之間。不失其當。其謹密詳審。蓋有得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惟哀公問政以下六章。據家語本一時問答之言。今從諸家不能復合。然不害於其脈理之貫通也。又以簡帙重大。分爲兩卷。亦無他義例云。

王梅溪文集序

知人之難。堯舜以爲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余觀之。此特爲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余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諛溷。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蠛蠓。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祝。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燦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於是又嘗求之古人。以驗其說。則於漢得丞相諸葛忠武侯。於唐得工部杜先生。尚書顏文忠公。侍郎韓文公。於本朝得故參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異。然求其心。則皆所謂光明正大。疏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揜者也。其見於功業文章。下至字畫之微。蓋可以望之而得其爲人。求之今人。則如太子詹事王公龜齡其亦庶幾乎此者矣。公始以諸生對策庭中。一日數萬言。被遇太上皇帝。親

擢以冠多士。遂取其言施行之。及佐諸侯入册府。事今上皇帝於初潛。又皆以忠言直節。有所裨補。上亦雅敬信之。登極之初。卽召以爲侍御史。納用其說。公知上意。以必復土疆。必雪讎恥爲己任。其所言者。莫非修德行政。任賢討軍之實。而於分別邪正之際。尤致意焉。尋以邊兵失律。廷議不臧。上疏自劾。除吏部侍郎。不拜。去爲數郡。布上恩恤民隱。蚤夜孜孜。如饑渴嗜欲之切於己。去之日。民思之如父母。其處閨門。居鄉黨。則又親親敬故。隆信義。務敦樸。雖家人孺子。亦皆藹然有忠厚廉遜之風。平居無所嗜好。顧喜爲詩。渾厚質直。懇惻條暢。如其爲人。不爲浮靡之文。論事取極己意。然其規模宏闊。骨骼開張。出入變化。俊偉神速。世之盡力於文字者。往往反不能及。其他片言半簡。雖或出於脫口肆筆之餘。亦無不以仁義忠孝爲歸。而皆出於肺腑之誠。然非有所勉强慕傚而爲之也。蓋其所稟於天者。純乎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心光明正大。疏暢洞達。無有隱蔽。而見於事業文章者。一皆如此。海內有志之士。聞其名。誦其言。觀其行。而得其心。無不斂衽心服。至於小人。雖以一時趨向之殊。或敢巧爲謗詆。然其極口。不過以爲迂闊近名。不切時務。至其大節之偉然者。亦不能有以毫髮點汙也。然則公於五君子者。迹雖未必皆同。而心實似之。故自其布衣時。嘗和韓詩數十百篇。守番及夔。則又適在葛、杜、顏、范之遺墟。皆嘗新其祠宇。以致歆慕之意。蓋亦每自比焉。嗚呼。公之必爲君子。蓋不待孔孟堯舜而知之矣。予昔官中祕。直西省。皆得與公爲寮。辱公知顧甚厚。及來守建康。則公歿幾十年。而其子閎詩適官府下。相與道舊感慨欷歔。一日出公遺文三十二卷。屬予序之。余蓋三復焉。而掩卷太息也。公之行事。今某官莫侯子齊既狀之。而故端明殿

學士汪公聖錫取以誌其墓矣故余因不復著獨論其心如此列於篇端以告天下之士使有以識其所謂光明正大疏暢洞達者言言懍懍初未嘗隨死而亡也以是勝私起懦而相與師慕其萬一在朝廷則以犯顏納諫爲忠仕州縣則以勤事愛民爲職內外交修不遺餘力使君德日躋於上民生日遂於下國步安疆隱然眞有恢復之勢則公雖云亡而其精爽之可畏者爲無憾於九原矣嗚呼其亦可悲也夫聞詩亦好學有立能守其家云

資治通鑑綱目序

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爲目錄三十卷幷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歷八十卷以通厥中而未成也至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稿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彊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爲義例增損檃栝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逐年之上行書外某甲子遇甲字子字則朱書以別之雖無事依舉要以備歲年而因年以著統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非正統者兩行分注大書以提要凡大書有正例有變例正例如始終興廢災祥沿革及號令征伐殺生除拜之大者變例如不在此例而善爲可法惡可爲戒者皆特書之也而分注以備言凡分注有追原其始者有遂言其終者有詳陳其事者有備載其言者有因始終而見者有因拜除而見者有因事類而見者有因家世而見者有溫公所立之言所取之論有胡氏所收之說所著之

評。而兩公所遺。與夫近世大儒先生折衷之語。今亦頗采以附於其間云。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辭事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凡若干卷。藏之巾笥。姑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而已。若兩公述作之本意。則有非區區所敢及者。雖然。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概舉。而監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爲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而兩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識矣。因述其指意條列如此。列於篇端。以俟後之君子云。乾道壬辰夏四月甲子。新安朱熹謹書。

張南軒文集序

孟子沒而義理之說不明於天下。中間董相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爲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爰自國家南渡以來。乃有丞相魏國張忠獻公。倡明大義。以斷國論。侍讀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於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若近故荊州牧張侯敬夫者。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峯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胸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鄉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咈其言。嘉

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既歿其弟定叟哀其故稿得四巨篇以授予曰先兄不幸蚤世而其同志之友亦少存者今欲次其文以行於世非子之屬而誰可予受書愀然開卷而讀不能盡數篇爲之廢書太息流涕而言曰世復有斯人也耶無是人而有是書猶或可以少見其志然吾友平生之言蓋不止此也因復益爲求訪得諸四方學者所傳凡數十篇又發吾篋出其往還書疏讀之亦多有可傳者方將爲之定著繕寫歸之張氏則或者已用別本摹印而流傳廣矣遽取觀之蓋多鄙所講焉而未定之論而凡近歲以來談經論事發明道要之精語反不與焉予因慨念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早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淺深疏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顧以序次之不時使其說之出於前而棄於後者猶得以雜乎篇帙之間而讀者或不能無疑信異同之惑是則予之罪也已夫於是乃復亟取前所蒐輯參伍相較斷以敬夫晚歲之意定其書爲四十四卷嗚呼使敬夫而不死則其學之所至言之所及又豈予之所得而知哉敬夫所爲諸經訓義惟論語說晚嘗更定今已別行其他往往未脫稿時學者私所傳錄敬夫蓋不善也以故皆不著其立朝論事及在州郡條奏民間利病則上意多鄉納之亦有頗施行者以故亦不著獨取其經筵口義一章附於表奏之後使敬夫所以堯舜吾君而不愧其父師之傳者有以識其端云

論語纂訓序

論語纂訓書無卷第合一篇凡古今論語訓義見錄者十四家而大抵宗程氏蓋熹外兄丘子野所述子野亦以意附見其是非取舍之說熹讀之其不合於聖人者寡矣因爲之序論曰士生乎聖人既沒數十百歲之下而欲明聖人之心於數十百歲之上推其立言垂訓之旨約其辭義於衆說淆亂之中以爲一家之書而又欲其是非取舍不謬於聖人亦難矣蓋聖人之書其爲意微其爲辭約苟不明乎其宗而識乎其本多見其以私見臆說亂之也昔之大儒其猶有不免乎此者況後世之紛紛乎此其所以難也抑又有甚難者焉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其所以爲甚難者也夫其所以難者如此所以爲甚難者又如此則是書之作亦將以明乎其所難者求至乎其所甚難而已其可已乎故其求之能博取之能審推是言之其寡過矣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之謂已如是則後聖人數千百歲而生而欲明其心於數千百歲之上無難矣夫學之所以盡其心如此又安有放其邪心以窮乎外物之患哉其行之也不遠矣則其所以爲甚難者又得而庶幾焉熹是以樂道之而爲之序所以明子野之爲是書其難如此而亦以著其從事於聖人者不易焉紹興三十二年十月十八日序

送張仲隆序

士大夫狃於晏安無事而不爲經世有用之學者幾年於茲矣屬者天子慨然發憤以恢復土疆報雪讐恥爲己任思得天下卓然可用之實材而器使之夙寤晨興當食屢歎於是天下之士祗承德意始復相

與刮摩淬厲務精其能以待選擇蓋自廟堂侍從之英下至韋布芻蕘之賤奮然並起求以治軍旅商財利之術自獻者一時爭出頭角蓋人材之衆多且適於實用未有若今日之盛而國勢之重輕强弱視前日亦既有分矣然予竊聞之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爲先而不以功利爲急夫豈固爲是迂闊無用之談以欺世眩俗而甘受實禍哉蓋天下萬事本於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謂也此心既存乃克有制而義者此心之制之謂也誠使是說著明於天下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人人得其本心以制萬事無一不合宜者夫何難而不濟不知出此而曰事求可功求成吾以苟爲一切之計而已是申商吳李之徒所以亡人之國而自滅其身國雖富其民必貧兵雖彊其國必病利雖近其爲害也必遠顧弗察而已矣吾黨張侯仲隆材氣絕人志節甚偉方舉世晏然溺於無事之時其爲有用之學固已久矣及其閒然競於有事之際則反深自閉匿若無能者然其試於百里則善良懷其惠而姦盜懾其威退而閒處則杜門讀書以斟酌世故而親仁尚友以培本根廓廓乎其未嘗有歎老嗟卑之念也然則其於古聖賢仁義之說殆亦槩乎其有聞矣今天子聞其爲人且欲召而見之豈徒然者哉行矣張侯彊飯自愛平生之學從容爲上一二言之明主且恨見公之晚惟無忘所謂仁義云者則庶乎有以慰友朋之望矣乾道四年春二月丙申新安朱熹序

程氏遺書後序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爲書而其傳寖廣然散出並

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己意私竊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編。熹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爲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爲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爲之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鈔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生倡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游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材。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況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掇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眞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悞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鈔尙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爲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

送黃子衡序

熹生十五年。當紹興之癸亥。始得與子衡游於潭溪之上。是時子衡生亦十五年。與余同師相好也。予生後子衡者五月。以故兄事之。自是幾二十年矣。其游日以久。故其好日以篤。所居又爲東西鄰。弦歌誦說

之聲相聞。其閒闊不以朝夕見者。非行役在外。則或事之縈繫而不得肆爾。其餘則是聚而語六經百氏之奧。立身行事之方。與當世之得失。無不講以求其至。而及乎文章之趣。字畫伎藝之工否。皆其餘也。子衡若以余爲可與語者。予亦賴子衡以自進。故雖閒而爲一日之別。未嘗不勤勤然相嚮慕以別爲可惜也。今子衡一旦自以爲學未足以克其資。去而之三山。從師學焉。曩余與子衡游。觀其穎利明達。沈酣乎載籍之文。而從事乎道德之實。固已知其中有以大過人者矣。然猶懼其以是而自足也。蓋至乎今日。然後知其中之果有以大過人也。蓋學之患莫甚於自足。莫害於無師。幸得師而承之。於是又患其未知所以學也。今子衡之行。不以千里爲遠。不以穎利明達之資爲賢於人。其志豈止優於今之爲士者哉。顧知所以求師。而亦素得之矣。則予之所道者。亦豈復有他求哉。亦願子衡自今息其所以能。而求其所以未學者於師而已。誠能如是言者。則雖暌離之歎。有甚於一日之別。而予與子衡。不可以介然於懷也。則予之所以與子衡者。其亦可知矣。夫子衡之所以責於我者。其亦可以無負矣夫。紹興三十二年十有二月。從表弟新安朱熹序。

家禮序

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婚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禮。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終始。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且習焉也。三代之

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宮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爲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略無所折衷至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之士猶或不能舉其要而困於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也熹之愚蓋兩病焉是以嘗獨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閒以爲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爲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浮之敦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願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庶幾古人所以修身齊家之道謹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而於國家所以敦化導民之意亦或有小補云

論孟集義序

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爲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騖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踳駁或乃幷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閒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幷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閒嘗蒐輯條流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

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閒也是則非識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爲孔氏之顏曾也今錄其言非敢以爲無少異於先生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疏密毫釐之閒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末分醇醨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閒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耳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鄉之矣其爲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閒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誚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成衆說之長折俗流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

朱子文集卷之十二

雜著

諭諸生

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爲盛也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學者挾筴而相與嬉其閒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爲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爲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爲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爲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故在也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又豈非學者之罪哉僕以吏事得與諸君游今期年矣諸君之業不加進而行誼無以自著於州里之閒僕心愧焉今既增修講問之法蓋古者理義養心之術諸君不欲爲君子耶則誰

能以是强諸君者。苟有志焉。是未可以舍此而他求也。幸願留意毋忽。

諭諸職事

嘗謂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翳蕭葦以捍其衝流也。亦必不勝矣。諸生蒙被教養之日久矣。而行誼不能有以信於人。豈專法制之不善哉。亦諸君子未嘗以禮義教告之也。夫教告之而不從。則學者之罪。苟爲未嘗有以開導教率之。則彼亦何所趨而興於行哉。故今增佺講問之法。諸君子其專心致思。務有以漸摩之。無牽於章句。無滯於舊聞。要使之知所以正心誠意。於飲食起居之間。而由之以入於聖賢之域。不但爲舉子而已。豈不美哉。然法制之不可後者。亦既議而起之矣。惟諸君子相與堅守而力持之。使義理有以博其心。規矩有以約其外。如是而學者猶有不率。風俗猶有不厚。則非有司之罪。惟諸君留意。

補試牓諭

蓋聞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直爲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母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學小生。自爲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不以爲愧。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內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故今勸諭縣之父

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其爲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爲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己之羞哉今茲試補縣學弟子員屬熹典領故茲勸諭各宜知悉

讀書之要

或問程子通論聖賢氣象之別者數條子既著之精義之首而不列於集注之端何也曰聖賢氣象高且遠矣非造道深之知德之至鄰於其域者不能識而辨之固非始學之士所得驟而語也鄉吾著之書首所以尊聖賢今不列於篇端所以嚴科級亦各有當焉爾且吾於程子之論讀是二書之法則既掇其要而表之於前矣學者誠能深考而用力焉盡此二書然後乃可與議於彼矣曰然則其用力也柰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請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則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疏易淩躐之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曰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疏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有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

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閒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卻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

論語課會說

古之學者潛心乎六藝之文退而考諸日用有疑焉則問之弗得弗措也古之所謂傳道授業解惑者如此而已後世設師弟子員立學校以羣之師之所講有不待弟子之問而弟子之聽於師又非其心之所疑焉洎然相與以具一時之文耳學問之道豈止於此哉自秦漢以迄今蓋千有餘年所謂師弟子者皆不過如此此聖人之緒言餘旨所以不白於後世而後世之風流習尚所以不及於古人也然則學者欲求古人之所至其可以不務古人之所爲乎今將以論語之書與諸君相從學而惟今之所講者不足事也是以不敢不以區區薄陋所聞告諸君諸君第因先儒之說以逆聖人之所志孜孜焉蚤夜以精思退而考諸日用必將有以自得之而以幸教熹也其有不合熹請得爲諸君言之諸君其無勢利之急而盡心於此一有得焉守之以善其身不爲有餘推之以及一鄉一國而至於天下不爲不足熹不肖不敢以是欺諸君也

滄洲精舍諭學者

老蘇自言其初學爲文時。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賢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以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又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歷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予謂老蘇但爲欲學古人說話聲響。極爲細事。乃肯用功如此。故其所就。亦非常人所及。如韓退之柳子厚輩。亦是如此。其答李翊章中立之書。可見其用力處矣。然皆只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稱賞而已。究竟何預己事。卻用了許多歲月。費了許多精神。甚可惜也。今人說要學道。乃是天下第一至大至難之事。卻全然不曾著力。蓋未有能用旬月功夫熟讀一人書者。及至見人泛然發問。臨時揍合。不曾舉得一兩行經傳成文。不曾照得一兩處首尾相貫。其能言者。不過以己私意敷演立說。與聖賢本意義理實處了無干涉。何況望其更能反求諸己。眞實見得。眞實行得耶。如此求師徒費腳力。不如歸家杜門。依老蘇法。以二三年爲期。正襟危坐。將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及詩、書、禮記、程、張、諸書。分明易曉處。反復讀之。更就自己身心上。存養玩索。著實行履。有箇入處。方好求師證其所得。而訂其謬誤。是乃所謂就有道而正焉者。而學之成也可冀矣。如其不然。未見其可。故書其說以示來者云。

又諭學者

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

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事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衆功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諸君勉旃不是小事

皇極辨

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訓皇極爲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余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脈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爲在中之準的則可而便訓極爲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爲天極脊棟之爲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爲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幷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繆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卽如舊說姑亦無問其它但卽經文而讀皇爲大讀極爲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爲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渺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湊面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純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爲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爲孝者莫能尙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攷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福德而

必以皇極爲之主也。若箕子之言有曰。皇建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其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極。則爲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其曰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以言夫民視君以爲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云者。則以言夫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皆君之有以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云者。則以言夫君既立極於上。而下之從化。或有淺深遲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其或不能盡合而未抵乎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其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云者。則以言夫人之有能革面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出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爲極而勉其實也。其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云者。則以言夫君之於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皆使進善。則人才衆多而國賴以興也。其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弗用咎云者。則以言夫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納之於善。若不能使之。有所賴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於不義。至其無復更有好德之心。而後始欲教之以修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唯有惡而無善矣。蓋人之氣稟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

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其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己之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蓋偏陂好惡者。己私之生於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己私之見於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上之化也。所謂皇極者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於極矣。其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身立極。而布命於下。則其所以爲常爲教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絕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其曰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能作億兆之父母。而爲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統御人羣。而履天下之極尊矣。是書也。原於天之所以錫禹。雖其茫昧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言之。而告武王者。則已備矣。顧其詞之宏深奥雅。若有未易言者。然嘗試虛心平氣。而再三反復焉。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嘗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修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爲大中。又見其詞多爲含洪寬大之言。因復誤認中爲含胡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義。且中之爲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毫髮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爲誤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

之體而務爲至寬至廣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修身以立政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顛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尙何斂福錫民之可望哉嗚呼孔氏則誠誤矣然迹其本心亦曰姑以隨文解義爲口耳佔畢之計而已不知其禍之至此也而自漢以來迄今千有餘年學士大夫不爲不衆更歷世變不爲不多幸而遺經尙存本文可考其出於人心者又不可得而昧也乃無一人覺其非是而一言以正之者使其患害流於萬世是則豈獨孔氏之罪哉考於是竊有感焉作皇極辨

辨李氏常語

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夫孟子之所傳者何哉曰仁義而已矣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何哉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惻隱之心人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如斯而已矣然則所謂仁義者又豈外乎此心哉堯舜之所以爲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則爲得其傳耳雖窮天地亙萬世而其心之所同然若合符節由是而出宰制萬物酬酢萬變莫非此心之妙用而其時措之宜又不必同也故堯舜與賢而禹與子湯放桀文王事殷武王殺受孔子作春秋以翼衰周孟子說諸侯以行王道皆未嘗同也又何害其相傳之一道而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亦不過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本心之所同然者耳李氏以蘇張孫吳班焉蓋不足以窺孟子之藩籬而妄議之也推此觀之則其所蔽亦不難辨矣

讀唐志

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册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咏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若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校獵之流而麗變其

音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之作也。東京以降。訖於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麼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爲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己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歎。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竊爲文之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授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縣而遂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於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爲一耶。爲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

記論性答稟後此篇雜出問答書中今以附此

此篇出於論定之初徒以一時之見驟正叅年之失其向背出入之際猶有未服習者又持孤論以當衆賢心亦不自安故自今讀之尙多遺恨如廣仲之言既以靜爲天地之妙又論性不可以眞妄動靜言是知言所謂歎美之善而不與惡對者云爾應之宜曰善惡也眞妄也動靜也一先一後一彼一此皆以對待而得名者也不與惡對則不名爲善不與動對則不名爲靜矣既非妄又非眞則亦無物之可指矣今不知性之善而未始有惡也眞而未始有妄也主乎靜而涵乎動也顧曰善惡眞妄動靜凡有對待皆不可以言性而對待之外別有無對之善與靜焉然後可以形容天性之妙不亦異乎當時酬對既不出此而他所自言亦多曠闕如論性無不賅不可專以靜言此固是也然其說當云性之分雖屬乎靜而其蘊則賅動靜而不偏故樂記以靜言性則可如廣仲遂以靜字形容天性之妙則不可如此則語意圓矣如論程子眞靜之說以眞爲本體靜爲末感此亦是也然當云下文所謂未發卽靜之謂也所謂五性卽眞之謂也然則仁義禮智信云者乃所謂未發之蘊而性之眞也歟如此則文義備矣答敬父書所謂復艮二卦亦本程子之意而釋之疑思慮未萌者是坤卦事不應以復當之予謂此乃易傳所謂無間可容髮一作息處夫思慮未萌者固坤也而曰知覺不昧則復矣此雖未爲有失而詞意有未具擇之之疑雖過然其察之亦密矣又所謂周子主靜之說則中正仁義之動靜有未當其位者當云以中對正則正爲本以仁配義則義爲質乃無病爾此冀中間亦屢有改定處今不能復易因題其後以正其失壬辰仲秋日

白鹿書堂策問

孔子歿七十子喪楊墨之徒出孟子明孔子之道以正之而後其說不得肆千有餘年諸生皆誦說孔子而獨荀卿揚雄王通韓愈號爲以道鳴者然於孟子或非之或自比焉或無稱焉或尊其功以爲不在禹下其歸趣之不同既如此而是數子者後議其前或以爲同門而異戶或無稱焉或以爲大醇而小疵而不得與於斯道之傳者其於楊墨或微議其失或無稱焉或取焉以配孔子其取予之不同又如此是亦必有說矣本朝儒學最盛自歐陽氏王氏蘇氏皆以其學行於朝廷而胡氏程氏亦以其學傳之學者然王蘇本出於歐陽而其末有大不同者胡氏孫氏亦不相容於當時而程氏尤不合於王與蘇也是其於孔子之道孰得孰失豈亦無有可論者耶楊墨之說不熄矣然其說之流豈亦無有未盡泯滅者耶後世又有佛老之說其於楊墨之說同耶異耶自揚雄以來於是二家是非之論蓋亦多不同者又孰爲得其正耶二三子其詳言之

記解經

凡解釋文字不可令注脚成文成文則注與經各爲一事人唯看注而忘經不然即須各作一番理會添卻一項功夫竊謂須只似漢儒毛孔之流略釋訓詁名物及文理義致尤難明者而其易明處更不須貼句相續乃爲得體蓋如此則讀者看注即知其非經外之文卻須將注再就經上體會自然思慮歸一功

力不分而其玩索之味亦益深長矣

伊川先生年譜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明道生於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於明道二年癸酉幼有高識非禮不動見語錄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春陵周茂叔先生見哲宗徽宗實錄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間遊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見文集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見呂氏童蒙訓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太中公慶當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見涪陵記善錄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爲學不足不願仕也見文集又按呂申公家傳云公判太學命衆博士即先生之居敦請爲太學正先生固辭公即命駕過之又雜記治平三年九月公知蔡州將行言曰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有四特立之操出羣之姿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絕意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以爲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常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迂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明道行狀云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擇人材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戩暨弟頤爲稱首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尚書左丞呂公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義於朝見哲宗徽宗實錄案溫公集與呂申公同薦劉子曰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家

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代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又按胡文定公文集有云。是時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材資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至知幾其神之妙。言行相顧而無擇。仁義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俾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啓道天聰。一正君心。爲天下福。又謂頤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眞儒。俾之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教。足以丕變斯文。又祖宗時。起陳摶。种放。高風素節。聞於天下。揆頤之賢。摶。放。未必能過之。頤之道。則有摶。放所不及知者。觀其所學。眞得聖人之傳。致思力行。非一日之積。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乞訪問其至正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謂頤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爲閒。以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今古。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聰。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當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眞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見實錄。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王巖叟奏云。伏見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陛下復起頤而用之。頤趨召以來。待詔闕下。四方俊乂。莫以翹首鄉風。以觀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當否。而將議焉。則陛下此舉。繫天下之心。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而使高賢。得爲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頤一人而已。四海潛光隱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爲朝廷用矣。除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王巖叟奏云。臣

伏聞聖恩特除程頤京官仍與校書郎足以見陛下優禮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德也然臣區區之誠尚有以爲陛下言者願陛下一召見之試以一言問爲國之要陛下至明遂可自觀其人臣以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靜而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此臣所以區區而進頤然非爲頤也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一見而後命之以官則頤當之而無愧陛下與之而不悔授受之間兩得之矣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諭將以爲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當於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之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祇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劄子三道見文集文按劉忠肅公文集有章疏論先生辭尊居卑未被命而先論事爲非是蓋不知先生出處語默之際其義固已精矣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見實錄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疏略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見文集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見實錄先生所定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舉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見

文集舊實錄云禮部尚書胡宗愈謂先帝聚士以學教人以經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深詆先生謂不宜使在朝廷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卽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於上達所繫尤大又講學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見文集楊時曰仕道與祿仕不同常夸甫以布衣入朝神宗欲優其祿令兼數局如鼓院染院之數夸甫一切受之及伊川先生爲講官朝廷亦欲使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爲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以爲非而先生之辭人亦不以爲是也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爲修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竝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

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爲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見文集。而其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見胡氏論語詳說。而哲宗亦嘗首肯之。見文集。不知者。或誚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即日就醫官問起居。見語錄。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諭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見邵氏見聞錄。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見語錄。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見馬永卿所編劉諫議語錄。且云。溫公聞之亦不悅。或云。恐無此事。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皆勿復避。見語錄。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見文集。嘗聞後

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纍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爲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爲妻求封乎見語錄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見龜山語錄或云恐無此事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眞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讐與其黨類巧爲謗詆見龜山語錄王公繫年錄呂申公家傳及先生之子端中所撰集字又按蘇軾奏狀亦自云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又按侍御史呂陶言明堂降赦臣寮稱賀訖而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是時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才了卻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卽不言歌則不哭今已賀赦了卻往弔喪於禮無害蘇軾遂以鄙語戲程頤衆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又語錄云國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爲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飮酒不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爲劉氏者左袒於是范醇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又鮮于綽傳信錄云舊例行香齋筵兩制以上及臺諫官破蔬饌然以麤糲遂輪爲食會皆用肉食矣元祐初崇政殿說書程正叔以食肉爲非是議爲素食衆多不從一日門人范醇夫當排食遂具蔬饌內翰蘇子瞻因以鄙語戲正叔正叔門人朱公掞輩銜之遂立敵矣是後蔬饌亦不行又語錄云時呂申公爲相凡事有疑必質於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詆之又曰朝廷欲以游酢爲某官蘇右丞沮止毀及伊川

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頤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又按劉諫議盡言集。亦有異論。劉非蘇黨。蓋不相知耳。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彙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常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翼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險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徧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閒亂。以償恩讐。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管句西京國子監。見舊實錄。又文仲傳。載呂申公之言曰。文仲爲蘇軾所誘脅。論事皆用軾意。又呂申公家傳。亦載其與呂大防劉摯王存同殿文仲所論朱光庭事。語甚激切。且云。文仲本以伉直稱。然憸不曉事。爲浮薄輩所使。以害忠良。晚乃自知爲小人所紿。憤鬱嘔血而死。按舊錄固多妄。然此類不爲無據。新錄皆刪之。失其實矣。又范太史家傳云。元祐九年奏曰。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天下之事。皆謂得人。實爲稀闊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卽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爲欺罔以誤聖聰也。頤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爲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伏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以爲頤黨。陛下愼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爲頤一言。懷之彙年。猶豫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愧也。

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得當。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太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王公繫年錄云：元祐七年三月四日，延和奏事。三省進呈程頤服除，欲與館職、判檢院，簾中以其不靖，令只與西監。遂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頤竟爲蜀黨所擠。今又適軾弟轍執政，財進稟便云。但恐不肯靖，簾中入其說，故頤不復得召。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見文集。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爲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管句崇福宮。見舊錄。未拜，以疾尋醫。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申祕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見文集。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見實錄。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減氏。見語錄。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制見曲阜集。還洛，記善錄云：先生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十月，復通直郎，權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爲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爾。見文集語錄，又劉忠肅公家私記云：此除乃李邦直范彝叟之意。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前此未嘗致仕，而云依舊致仕，疑西監供職不久，即嘗致仕也，未詳。崇寧二年四

月。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敍復過優。已追所復官。又云敍復過優。亦未詳。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語錄云。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見語錄。五年復宣義郎致仕。見實錄。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尙覬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尹焞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玩味。卽可見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見語錄。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見實錄。於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見語錄。一作門人郭忠孝尹子云非也。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及卒亦不致奠。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見語錄。侯仲良曰。朱光庭見明道於汝州。踰月而歸。語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爾。明道則已從容。惜其早死。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元祐間。則不更有今日事矣。先生旣沒。昔之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

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見集序。尹焞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於言動事爲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爲矯異。不爲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說酣謳以弔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紬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太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謝艮佐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子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論母。謂無利也。遂止。伊川先生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平則鹽易洩。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溫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溫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改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槩矣。